

◇简平专栏·简言之

## 汤头歌诀

简平

对我来说,《汤头歌诀》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。我很小的时候,就看见父亲常常把这本书捧在手里,念念有词。我问父亲,这是唐诗宋词吗?他说不是。我又问他,这是一本小说吗?他还说不是。我很好奇,我想,以后等我识了字,也要去看看,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,会令父亲如此着迷。在我识字之后,我真就去看了。草草翻过后,我大失所望地跟父亲说,原来这是一本用七言诗写成的中药药方书。父亲看看我,摇着头说,不单单是这样啊。

后来,我知道,父亲因为家境贫穷,从未上过学堂,十二三岁的时候,他独自离开家乡,在苏州一家中药铺里学生意。他很聪明,在做勤杂工的同时,开始偷偷地学习识字,而课本就是药铺里那位郎中手不释卷的《汤头歌诀》。在不长的时间里,父亲非但全本背下了这本书,还由此识了字,以后,他又把书抄了一遍,学会了书写,练得一手好字。那位郎中惊讶不已,之后索性在接诊所时让父亲帮他抄方子了。此时,我有点明白为什么父亲对《汤头歌诀》情有独钟了。

但在我看来,不管怎样,这终究是一部医书,没有多少可嚼的。再说,父亲现在是在厂里做车工,这书也派不上什么用场。对我的不以为



简平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,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,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文学、影视、新闻作品获有多种国内外奖项。“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称号获得者。

◇史海泛舟

## “思民之病,择弊而锄”的刺史李翱

徐 翀

自唐朝以来,有一位清正为民、情系百姓的好官,舒州(州治在今安徽省潜山市)人民历代予以尊崇和敬仰,并将其在舒州的业绩与牌位供奉于名宦祠,岁岁祭祀,年年礼拜,以抒发拥戴之情。他,就是唐朝舒州刺史——李翱。

奋力抗灾 安业于农

长庆二年(822),李翱赴任舒州刺史。刚一到任,就遇上难以抵御的大旱,这场大旱来势凶猛,范围遍及淮河以南的广大区域,灾情十分严重,作为履新不久的李翱不畏艰险,带领全州军民奋力抗灾,终于战胜了这场大旱。在“邻郡逃亡,十家六空”的惨境中,唯舒州地域别有一番景象,老百姓都能得以“安业于农”。这种大灾之年的特殊佳境的呈现,当然饱含着刺史的执政之功、悯民之情。如此功劳,李翱应该是受之无愧的,然而,他却十分谦虚,反在《别潜山神文》中说舒州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天灾,是由于他的“无能”才造成的,同时又将舒州之境能取得“灾同报异”的特殊效果,归功于潜山大神的聪慧。乃至把其能“复官南官”,再入中枢的好运,也说是“昏神所佑,我亦何功”。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官场,甚至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下,都不能不说他是一位道德高尚之人,纯正高节之官。

严惩权豪 贫弱以安

在“州时旱,遂疫”的困境中,舒州之地有势的“权豪”,借大旱之灾,贱买灾民“田屋”以“牟厚利”,大发民难之财,同时还使失去“田屋”的“寡妇”承担赋税。在那黑暗的社会环境中,李翱“明目当官,图为己任,自始迄终,无所避屈”,以正气制邪恶,以勇智斗权豪。严惩祸害百姓的豪奸,返利于民,救民于危难之时,为舒州的弱势群体创造了“贫弱以安”的社会环境。这充分显示了他“性刚直”“无所避”的政治品德,同时也是他爱民思想的体现。

躬清牢狱 挽救人才

作为一州的执政“一把手”,他亲自关注牢狱,对囚犯之案情进行“引虑”,对“当大辟”的“重系”犯人,也一一给予甄别,救死囚于“大辟”之前,既不冤枉一个好人,也不放过一个坏人,并能因囚犯有一专门技艺,而“遂蠲其罪”,以便

然,父亲只是说,你现在是看不懂的。我记不得自己是怎么个稀里糊涂,反正我后来把父亲的《汤头歌诀》给弄丢了。父亲只责备了我几句,随后是长长不舍地叹息。

那时,离我们家不远处有个中药店,里面的厨柜没有门,都是一只只抽屉。店里的生意很清淡,不忙的时候,那个穿着藏青布衫的上了点年纪的老店员就坐到柜台后面看书。记得那是初夏,蝉声刚起。一天,我走进药店,摸出两只晒干了的鸡肫皮,要求换钱。那位老店员给了我六分钱。但我没有走,怯怯地问,能不能多给我两分钱,因为我想去买本连环画小人书,可要八分钱呢。他想了想,从自己的口袋里摸出两分钱来,微笑着问我爱看哪些书,我跟他说了,然后我反问他,只见他拿起桌上的一本书来。我立刻笑了——那本书是《汤头歌诀》。

老店员显得莫名其妙,问我为什么笑。我说,我父亲也喜欢这本书,跟你一样常常捧在手里念念有词。他很惊讶,问我你父亲是做中医的吗,又问我你看过这本书没有。我摇了摇头,说我父亲是个车工,说我自己不喜欢这种书。他连连说,怎么会不喜欢呢,一定是因为不熟悉那些中药罢了。说着,他拉开一只只盛药的抽屉,教我认当归、远志、车前草……我有点心不在焉,只觉得他在抽动抽屉的时候,弥漫着浓浓药香的空气抖动起来。我离开时,他对我说,你现在可能看不懂,但以后会看懂的,这书可有学问呢。这话跟我父亲说的几乎一样。

后来,我父亲去世了;后来,那家中药店迁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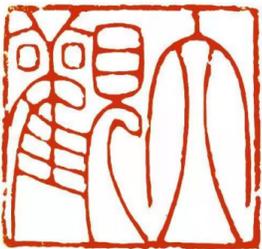
许多年之后,我自己也买来了《汤头歌诀》。这次,我认真地读了一遍,恍然大悟,我明白父亲和那位老店员当年对我说的话了,我想我终于看懂这本书了。这岂止是一本药书,真是博大精深,乃至每一个汤名都意味深长,四君子汤、六和汤、养心汤……字里行间有着朴素而深刻的做人道理,有着洞察世界的哲学睿智。现在,我也爱上这本书了。前些天,我又翻出《汤头歌诀》,看着看着,不由得大声朗读起书中的《序》来:“不以病名病,而以药名病,明乎因病施药,以药合证,而后用之,岂苟然而已哉!今人不辨症候,不用汤头,率任意情,治无成法,是犹制器而度准绳,行阵而弃行列,欲以已病却疾,不亦难乎?”

“汤头歌诀”,实乃人生、世事之歌诀也。

思民之病 择弊而锄

为解决“先时寝坏”而无处办公的问题,他修建“新堂”。虽然“大旱”之后,邻邑成墟,可在舒州,则是“独我州民,乐哉胥胥”的特殊景象,这种“景象”下的百姓,既有建堂的物力人力,也有不能让自己的清明刺史无处办公的心愿。可以说,修建“新堂”既是现实困难的解决,又是顺从民意之事。就其功劳而言,他要是建座超乎寻常的办公宿舍,料想百姓也不会反对。然而,李翱心里想的是大灾之后百姓的休养生息,“贫弱心安”,不搞“功勋建筑”,更不兴“形象工程”。本着“丽不越度,俭而有余”的原则,作为主持“州政事”的一把手盖起的仅仅只是“六椽四楹”建筑,毫无一丝奢侈。李翱这种功高而节俭的行为,正是他清正廉明品质的最好例证。“新堂”建成之后,既作办公场所,又兼斋房居室,他在这里思谋的不是如何升官发财,而是“思民之病,择弊而锄”,想的则是如何为民办实事,如何为百姓排忧解难。他严格自律,不贪图享乐,不谋私利,时刻警示自己要把“思民之病,择弊而锄”的执政为民思想,不遗余力地坚持下去,直到生命结束,以求达到“谨慎犹初”的境界。

李翱在舒州执政虽然不足两年时间,但他深受舒州百姓拥戴,其廉洁勤政、为民谋利的精神至今仍为舒州百姓中传颂不息,他的功勋史实和执政思想千百年来一直警示、启迪和激励着后人。



◇灯月闲话

## 苦水浇开黄梅芳

——简评黄梅戏《蔡仲贤》

李光南

回来告诉我,说你在台上改腔换调,创了什么“黄梅调”……

蔡仲贤:爹,你听我说。这黄梅调是我将望江民歌、安庆民间小调、时调、说唱、灯会等与徽调、采茶调结合而成,表现的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小事,这也算是师承徽调呀!

蔡品端:(气)什么……师承……

蔡仲贤:对!爹,这徽调大多是运用曲牌体,而黄梅调是在保留部分曲牌体后,多数改作板式,曲调节奏分明、有快有慢,唱词喜闻乐见、通俗易懂。哦,爹,我就唱一段新改的“许仕林祭塔”给您听听吧!

蔡仲贤对黄梅戏的贡献至少有这几点:第一,他创办了黄梅戏的第一个职业“班社”——“长春班”。第二,他创办了培养黄梅戏的第一个“科班”,培养了大批黄梅戏演员,他们就像星星之火,在各地燎原,又像是蒲公英的种子,被风吹散到皖西南的田间地头,尽情开放。第三,他顶着压力和打击,培养和保护了黄梅戏的第一个“女演员”——胡晋伢。

回望历史,许多事情都是值得思索的。出身贵族豪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在思考着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,受传统儒家教育和熏陶的汤显祖却在临川写着与传统伦理相悖的《临川四梦》。而有着很好的烹饪手艺,本可以靠技吃饭,过上富足生活的蔡仲贤却选择了“戏花子”的生涯。生活在往就是这样的。我们许多职业和特长、职业和爱好都是错位的。正如黑格尔所说,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。

蔡仲贤生在乱世,他于1865年出生在望江县武昌湖畔、香茗山下。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

◇信笔扬尘

小时候,校门口有卖小黄鸭的。它们身上满是柔黄色的软毛,头尾各有一小撮黑毛,如一团团小毛球,极为可爱。盆里的小鸭子们你压我,我踩你,扑腾着娇小的翅膀,呦呦叫着,活泼灵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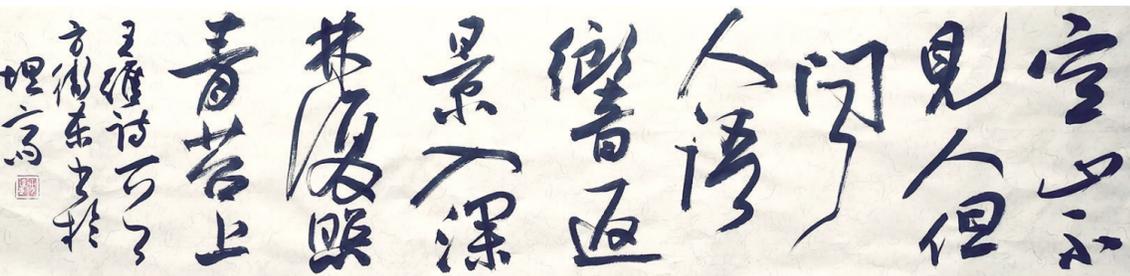
一只鸭子三块钱,我从家里偷了五块钱。大爷很慷慨,大手一挥就给了我两只。

母亲知道后,虽没责怪,但脸色有些不好看。因为之前我养过金鱼,养过小鸡仔,养过小虾,但都不得善终。“你就不要糟蹋这些小生命了。”从母亲的眼神里,我读出了这句话。

我不服输,用心去伺候它们。每天我都会把自己的饭匀出一点,放在小碗里,加点水,弄成糊状给小黄鸭吃。它们吃得挺欢快,吃完就在房间里跑来跑去,嘤嘤叫着。这让我有一种在养孩子的感觉,看着它们在地上打滚,黑亮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,倍感怜爱。

它们的叫声不像成年鸭子那样“嘎嘎”的,又干又硬,而是和鸟鸣相似,又嫩又滑,有着弦乐的质地,相当婉转悦耳。可能,这也是童年的魔法吧,在变声前,让它们还保留着鸟类的歌喉。

“这鸭子的命倒是硬。”几天后,母亲也不得不承认。“何止是命硬,它还有余”的原则,作为主持“州政事”的一把手盖起的仅仅只是“六椽四楹”建筑,毫无一丝奢侈。李翱这种功高而节俭的行为,正是他清正廉明品质的最好例证。“新堂”建成之后,既作办公场所,又兼斋房居室,他在这里思谋的不是如何升官发财,而是“思民之病,择弊而锄”,想的则是如何为民办实事,如何为百姓排忧解难。他严格自律,不贪图享乐,不谋私利,时刻警示自己要把“思民之病,择弊而锄”的执政为民思想,不遗余力地坚持下去,直到生命结束,以求达到“谨慎犹初”的境界。



书法 坦斋

◇小说世情

## 朋友

何圣林

秋雨绵绵。

我拉紧夹克上的拉链,斜靠在站台边的柱子上,眼睛紧盯着前方拐角处的“春阳字画店”。

店主在拉卷帘门了。我快步上前,托住了下滑的门沿,闪身进店。

“太晚了,明天来吧。”

“不晚,现在刚好。”我双手插在口袋里,装作欣赏墙上的字画。就那么不经意地一瞥,我看见了一幅装裱好的字——春阳面馆。四个大字,遒劲有力。

“喜欢这幅字?”

“这字不错。”

“这字不卖。有人定做的,十年了。”

“十年了不来取?”

“进去了。”

“噢……”

“我可必须等他。”

“出来就不是一样的人了,你还等他?”

“是的,我必须等他。我欠他一碗面钱,还有一个天大的人情。”

“他是你亲戚?”

“不!朋友,只见过一次面的朋友。好比现在,你和我。”

我斜瞥了他一眼,暗自冷笑。街上除了昏暗的路灯和滴滴答答的雨声,已经看不到一个行人。我紧握口袋里的水果刀,挪步向店家靠近。

运动在他出生的前一年被残酷地镇压了,而安庆作为当时太平天国曾统治的区域,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血洗。清王朝一方面加大了对汉人的压迫和统治,一方面在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桎梏更紧,而乘虚而入的列强也把魔爪伸向了老百姓。广大农民经济上破产,思想上压抑,亟须一个渠道来发泄他们的愤怒、反抗,来憧憬自己未知的未来,达到精神上的慰藉。而蔡仲贤的“长春班”就是由一批苦难人组成,他们在为更多的苦难人演唱着精神慰藉,这肯定会广受欢迎。但代表封建势力的官府也知道戏曲的力量,因此,无情打击,百般阻挠。蔡仲贤为此被几次抓进监牢,但他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,始终不渝地在一个未知未来的小剧种的传播发展在艰难地跋涉。他尝尽世间泪,吃尽世间苦,但开放出的却是世间最美丽的花朵。因此,在听完王文华唱罢蔡仲贤的内心独白时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戏子绝不下贱,戏子自尊又自强。戏子有情又有义,戏子有志能担当。只恨这千古宗法太虚妄,将我优伶驱族堂。只恨这乱世动荡太黑暗,劝奸横生欺民氓。心悲愤纵使荆棘将我挡,从未压垮这脊梁。说什么好女不把茶山上,说什么好男不进演剧场。我就要登台去把黄梅唱,唱百姓心中期盼心中想……

这不正是蔡仲贤的心路历程吗?

其实,在黄梅戏的发展历程中,可歌可泣的“拓荒者”除了蔡仲贤,还有胡晋伢、丁老六、璐光华、潘泽海、龙昆玉等代表性人物,他们在最黑暗的时代,以他们最艰难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了黄梅戏,他们才是我们最值得缅怀的对象。

边抱着养鸭子的箱子,走出家门。

两只小家伙依旧无忧无虑地叫着,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,仿佛在问为什么今天没有带它们出去玩。那叫声软软的,和它们的毛一样软,软得我更加难过。

犹豫再三,我敲响了前楼奶奶家的门,她是我看着我长大的,所以我想把鸭子寄养在奶奶家。看着一脸狼狈的我,她有些发愣,直到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明了来意,她才恍悟。笑了笑,奶奶拿来毛巾和纸,帮我擦擦汗,抹干净脸。但她拒绝了,因为我老家实在没有地方养。

我又抱着箱子回去,打算求求母亲。她却把我拎回房间,把箱子给了父亲。那天,我没在垃圾堆里见到过那两只鸭子,也不知道它们究竟去哪儿了。多年后,我想起这件事,问父亲,他已彻底忘了。“你还养过鸭子啊?”他一脸茫然看着我,这让我一阵心闷。

直到现在,在城市里,我再没听到过小黄鸭的叫声了,那比鸟鸣还要动听的声音和童年一样回到了乡村,只在炊烟和灶火还存在的地方,我偶尔还能找到它。然后蹲在旁边,静静聆听。

有些人在成熟后,声音会变得又干又硬,和内心一样,而有些人的声音却始终婉转柔软,我希望我是后者。